

 往事解密

八旗子弟去哪儿上学

清代，作为特权阶级的八旗子弟都是怎么上学的呢？清朝统治者虽然以武功定天下，但是他们深知马上治天下不易，且八旗子弟对文治毫无经验，为了稳定政权，就要让八旗子弟更多地学习文化知识，于是八旗官学就在顺治元年（1644 年）诞生了，并在后来不断发展。

办学条件不断改善

顺治二年（1645 年）五月，国子监薛所蕴针对八旗官学奏请将“满洲子弟就学分四处，每处用伴读十人，勤加教习。十日一次赴监考试课，遇春秋演射五日一次，就本处习练。俾文武兼资，以储实用”。这时八旗官学的办学仅有四处教学点。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 年），八旗官学学生改随六堂诸生在监肄业，随即又改设四学，每旗共一学。显然，当时办学条件较差，校舍和资金都不足，影响了办学效果。

雍正五年（1727 年），国子监司业孙嘉淦针对当时的办学条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上奏道：“学舍宜广也。臣查八旗学房，每旗有满洲、蒙古、汉军三处。满洲、蒙古每学四五十人，汉军每学六七十人不等，而每学房舍不过三四间。此三四间房内，助教、教习、学生聚处其中，拥挤喧嚷，难以用功。据臣愚见，现在房舍止可为满洲、蒙古学房。至汉军学房，人数既多，汉人教习亦处其中，翻译、作文并宜地方宽敞，始可专心诵读。伏祈皇上鸿恩，每旗另给官房十余间，以为汉军学房，则肄业有所，而课程自专矣。”

雍正帝采纳了孙嘉淦的建议：“将现



明清学龄儿童

在官房交还各旗查收，每旗另给官房二十余间，量可容百人诵读者，并着本旗自行办理。”从此八旗官学教室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于是，八旗官学各旗教室，最少也有 28 间，最多达 48 间，且离各旗学生的家很近，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贫困子弟有了助学金

但是，随着办学的深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贫穷的八旗子弟没有助学金，无力常年在校读书。国子监司业孙嘉淦向朝廷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国家财政紧张，无法解决。后来，管理国子监的监事大臣、康亲王崇安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的意思是，在不增加国家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从教养兵的经费里解决，把官学里的年壮者充军，递补年幼的进入官学。从满族、蒙古和汉军教养兵里挤出五十个军饷指标，给予八旗官学以资助贫困子弟。这个好办法自然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从此，八旗官学就有了一项完善的助学金制度，解决了贫寒八旗子弟的

读书问题。

教室和助学金的问题解决后，八旗官学的规模大致完备，并从此有了实质性的巨大发展，到乾隆年间，八旗官学达于极盛。

严格完善的教学管理

八旗官学，属国子监管理，学制“以十年为限”，也就是“十年制义务教育”。其学生录取程序为：十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八旗平民子弟，经该旗都统同意后，用印文咨送国子监，八旗助教带领上堂，分别进行翻译、作文、背书，当场考验，秉公挑取。每旗额设官学生，满洲六十人，蒙古、汉军各二十人。满洲额内以三十人在满洲书房习清文，三十人在满洲书房习汉字，凡有学生缺数，不必拘定佐领，通择聪明俊秀子弟，申送本旗都统验看，交国子监当堂考录。年幼令学清文，稍长令学汉文。

八旗官学设立助教和教习，负责管理和教学工作，完善各项制度和管理措施。新生入学时，助教查明该生此时正读何种书籍，记录移付博士厅，以备后来检查之用。各学教习都设有“功课册”，教习将自己所负责的若干名学生的功课及进度，逐日登记。助教经常核查功课册，每个季度将功课册上交博士厅检查一次，如记录模糊，希图蒙混过关，则将该教习记大过一次，助教也记过一次。


凡学生上学，端午节之后，以卯时到学，未时放学回家，即相当于现在的五点到十三点；中秋节后，以辰时到学，申时放学，即相当于现在的七点至十五点。这两种作息时间，都是保证学生在学时间

为八个小时。官学设有到学簿，每天令每个学生亲自画到，据此“稽查勤惰”。如有旷课三天，或连日迟到的，由助教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则由助教报告上司，将该生开除出学。

对十三岁以上的学生，助教要定期为其讲解经书，每月逢三、六、九日，各选经义数条，为其讲解，并令按期记录上述经义，国子监祭酒、司业等查学时，从中挑选出几条令学生重新讲解。道光《钦定国子监则例·八旗·课程》规定：“凡祭酒、司业稽查各学，助教、教习率领学生迎揖堂下，听候训诲。读书者挑背经书；作文者挑讲文理，或面试文艺；习满洲、蒙古文者面试满洲、蒙古翻译。其出色者，记名，俟春秋季考试时举优；如有气质庸劣者，年岁过大，读书过少，难望成就，并无故不到者，即行咨回本旗。倘助教、教习不早呈明，各记大过一次。”骑射是八旗根本，也是八旗官学的一项重要教学内容，各学生达到虚岁十三岁以上，即应学练在平地上射箭，十六岁以上者，即应学习骑马射箭，由弓箭教习每天到该学教导。

八旗官学生的考试分为四种：平时考试（常课）、月课、四季会课和季课，完善的考核机制，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八旗官学生的出路还是很广泛的：一是科举进身，考取恩监生；二是考取笔帖式；三是考取中书；四是考取库使、领催、外郎等职。另外，还可以考取翻译、誊录、礼仪官等。因此，八旗官学成了八旗子弟出人头地、步入仕途的一条捷径。

（选自《北京日报》）

 文坛走笔

作家的弃稿

在国内，手稿学正成为一门显学。“手稿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作家并非天才，也是一般人。”法国阿尔图瓦大学教授桑德琳·马尔尚道出了手稿魅力所在。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锡荣指出，手稿学是中国特有的称呼，国际上称之为“文本发生学”或“文本生成学”。该理论强调：文学是一个过程。手稿的形态，真实记录了作家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状态，也是作家性格、习惯、喜好的表征，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走近作家及其文学世界。

通常人们认为：作家创作，一般以公开出版为主要目的。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有越来越多未公开出版的作家手稿被打捞出来。

未刊稿中，有一类是弃稿，作者明确表示不对外公开，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卡夫卡的遗产风波。1924 年，弥留之际的卡夫卡将自己的手稿交给挚友布洛德，并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我最后的要求是——我留下的所有物品，包括日记、手稿、信件（无论是

我自己的还是他人寄来的）等等，请勿阅读并统统烧掉……”然而，布洛德“背叛”了卡夫卡的遗言，不仅将《城堡》《审判》等重要著作付梓，更将其日记与情书公开出版，最终将卡夫卡推入 20 世纪文学史上最要作家之列。

1968 年布洛德在以色列去世，将手稿委托给了他的秘书、同时也是情人艾丝特·霍夫，要求将它们交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的一座市政图书馆，或者其他以色列或外国组织”。但是，霍夫并没有将卡夫卡的手稿捐赠出去，而是将它据为己有，还将部分手稿以高价卖给德国文学档案馆。例如，其中的《审判》手稿就曾卖出 200 万美元的高价。这个交易一度被称为“20 世纪西方文学史上又一个苍白的卡夫卡式的讽刺”。

对于弃稿的开发利用争议最大。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显功直言，发挥文本应有价值，更应尊重作者本人意愿。

（选自《文汇报》）

 学林漫步

你是否读懂了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唐诗求是》汇集了唐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尚君多年在重编全唐诗及其研究过程中的重大创获，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读懂唐诗，我们还差很远。

陈尚君，多年来以老吏断案般的严酷考证清理明代以来累叠的唐诗文本。他发现，唐诗流传千年，出现歧误的情况非常严重。比如，李白《静夜思》的通行文本是经过明代李攀龙修改的；《登鹳雀楼》几乎可以确认不是王之涣所写；“清明时节雨纷纷”到南宋才出现，作者缺名，也难说是唐诗。

而撇开真伪，我们所常见的是艺术性最好的唐诗吗？陈尚君表示，诗歌艺术之优劣高下，见仁见智，但唐宋人和明清人阅读兴趣已经有很大不同却是不争的事实。

比如，如今备受推崇的李白《静夜思》，

唐宋时几乎无人称赞，那时更欣赏的是他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时人认为，相较《静夜思》的直奔主题、晓畅明白，《玉阶怨》则朦胧精致，晶莹富丽，对环境之渲染、对情绪的表达，意境高雅，让人想象无穷。而陈子昂的代表作，唐宋人推重的是《感遇》和《蓟丘览古》，“前不见古人”到明末方被提出。

至于诗意的理解，也是今时不同往日。譬如，今天很少人理解孟浩然“春眠不觉晓”的主旨是伤春。韩翃《寒食》中的“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如今不少人认为具有讽刺意味。其实，此诗曾获德宗皇帝赞赏，是很高妙的颂德。

“阅读唐诗，应该理解唐诗为何而作，诗人要在诗里表达什么。”陈尚君说，中国诗歌的主流传统，是表达诗人对国家社会的强烈责任，唐诗也是如此。李白、杜甫的胸襟气象，自是不必多言，即便平和如孟浩然，他的《晚泊浔阳望庐山》：“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也是力度十足，感情充沛，将对庐山的礼敬，对慧远大师的向往，强烈写出，末句“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更是余味悠远。

（选自《文汇报》）